

## 十七至十八世紀之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

查 忻<sup>\*</sup>

### 提 要

本文以荷蘭語檔案文獻為中心，主要說明 17 至 18 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te Batavia）的發展。1640 年設立的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專責處理巴達維亞殖民地社會中唐人與其他非基督徒住民的遺產。設立之初，僅處理唐人的遺產，但很快其管轄範圍即擴大至所有非歐洲人，並且附設美色甘病厝，照顧貧苦無依的唐人。直到 1740 年以前，唐人美色甘都是由總督與參事會指派的歐洲人與唐人武直迷（Boedelmeester）共同管理。1740 年 10 月，荷屬東印度當局大規模屠殺唐人的紅溪慘案發生，唐人美色甘的管理階層自 1744 年起加入爪哇人與穆斯林武直迷，至 1885 年與功能相似、負責監理在巴達維亞歐洲人遺產的和蘭美色甘（Weeskamer）合併。

相較於 19 世紀後的發展，以及相似機構和蘭美色甘，唐人美色甘在 17 至 18 世紀以遺產管理為其主要業務，較未著重於遺孤照顧的層面；各種制度尚未健全。此外，就掌控的資本來說，唐人美色甘的規模也遠較同時期的和蘭美色甘為少。從各方面來看，唐人美色甘在巴達維亞殖民地的份量皆不及和蘭美色甘。

關鍵詞：巴達維亞 唐人（華人）美色甘 武直迷 遺產管理

---

<sup>\*</sup>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3741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E-mail: hcha@mail.ntpu.edu.tw.

## 前 言

一、17 世紀唐人美色甘的設立

二、唐人美色甘在 17 與 18 世紀的運作與演進

三、19 世紀後的唐人美色甘及與相關機構比較

結 語

## 前 言

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te Batavia），<sup>1</sup>是巴達維亞殖民地社會中負責處理唐人與其他非基督徒住民遺產的政府機構。其性質與 1624 年成立的和蘭美色甘（Weeskamer）<sup>2</sup>相同，都負責管理遺產，兩者最大的差異是管轄範圍。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自 1640 年設立後，中間曾因英國短暫的統治（1811-1816）而關閉，在 1828 年荷蘭東印度政府頒行新的條例後恢復職能，直到 1885 年與和蘭美色甘合併，成為「遺產管理會」（Wees- en Boedelkamers）為止，獨立運作了 200 餘年。

現有關於唐人美色甘的研究可以分成二個系統。2010 年以後，華文學界出現不少關於巴達維亞唐人之研究，主要是以「吧國公館檔案」（Kong Koan Archief）——特別是 2002 年以來陸續出版的《公案簿》——為基本材料，討論 18、19 世紀當地唐人社會變遷。唐人美色甘的研究也受益於《公案簿》的出版，如翁頻、水海剛的研究，以《公案簿》中的美惜甘（即美色甘）相關資料為主，並旁及《開吧歷代史記》的相

1 先前的研究（包括筆者的研究在內）多稱此機構為「華人美色甘」，主要是受到《華人美色甘條例》抄本的影響；考量「華人」一詞出現的時序，以及當地唐人相關文獻，如《公案簿》的紀錄，文中將以「唐人美色甘」稱之。另，本文專有名詞後括弧所附原文，為荷蘭文或印尼文。

2 巴達維亞唐人一般將 Weeskamer 記為「和美色甘」，考量閱讀上容易造成混淆，文中將以「和蘭美色甘」稱之。

關記載。<sup>3</sup>李東華的研究，則以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東亞圖書館藏《華人美色甘條例》抄本為基礎，配合整理自《公案簿》的巴達維亞唐人特有語彙，探討這個機構的內涵與特質；說明唐人美色甘的主要職責與和蘭美色甘相同，是介入遺產的管理，並成為殖民地的資金提供者。<sup>4</sup>這些研究皆使用巴達維亞的漢文資料，其中幾個專有名詞看起來與唐人美色甘相關：美色甘（〔*bí-sek-kam*〕也作「美惜甘」，係 Weeskamer 的閩南語直接音譯，但實際指的是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武直迷（〔*bú-tit-bê*〕也作「撫直迷」，荷蘭人譯為 *boe-tit-be*，係 Boedelmeester 的閩南語直接音譯），以及美色甘病厝（〔*bí-sek-kam p̄n-chhù*〕也作「唐人病厝」，或簡稱「病厝」，指 Chineesch Hospitaal）。受到「美色甘病厝」一詞的誤導，研究者或將美色甘與美色甘病厝視為同一個機構，或是過分強調美色甘所應具有卻未具備的慈善性質，或是將唐人美色甘與和蘭美色甘混為一談。

荷蘭方面的研究則呈現另一種面貌，早期如 Arnold Adriaan Buyskes、C. J. Graaf von Ranzow 或是 Heleen C. Gall 的研究，<sup>5</sup>都是循和蘭美色甘與唐人美色甘合併成遺產管理會的歷史發展，附帶介紹唐人美色甘的歷史。2007 年，位於雅加達（Jakarta）的印尼共和國國家檔案館

3 翁頻、水海剛，〈巴達維亞華人孤貧養濟院美惜甘初探——以《公案簿》為中心〉，《歷史教學》2010 年第 24 期（總 613 期，天津），頁 45-49、58。

4 李東華，〈荷印「華人美色甘」新探——從《華人美色甘條例》看其內涵與性質〉，收入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2012），頁 125-145。

5 Arnold Adriaan Buyskes, *Academisch Proefschrift over de Weeskamer en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en te Batavia* (Leiden: Gebroeders van der Hoek, 1861); C. J. Graaf von Ranzow, *De Wees- en Boedelkamers in Nederlandsch-Indië* (Amsterdam: J. H. de Bussy, 1909); De Weeskamer te Batavia, *Gedenkschrift Samengesteld door de Weeskamer te Batavia naar Aanleiding van haar 300-jarig Bestaan op 1 October 1924* (Weltevreden: Albrecht & Co., 1924); Heleen C. Gall, "De Weeskamer in Nederlands-Indië 1624-1848: Aspecten van haar Uitsluiting bij Testament," in *Tombola: Acht Rechtshistorische Loten Aangeboden aan J.Th. de Smidt*, ed. Anonymou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88), pp. 25-39.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ANRI)，出版所藏聯合東印度公司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檔案目錄，Hendrik E. Niemeijer 為此撰寫的導讀文章中，簡介聯合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以及巴達維亞地方政府機構的歷史與檔案，<sup>6</sup>亦述及唐人美色甘。上述研究雖然不似華文學界的研究受到名詞與資料的誤導，但或失之簡略，或將唐人美色甘置於不同的脈絡下討論，未曾將其視為一獨立個體。

筆者先前的研究則參照《華人美色甘條例》抄本以及其所依據翻譯的荷蘭文版本，說明唐人美色甘在 1828 年以後的運作方式與其社會福利功能。<sup>7</sup>但是這個機構在 17 世紀因什麼緣故成立，以何種方式運作，以至於演變為 19 世紀時的唐人美色甘，即使近年來相關檔案資料已陸續公開甚至數位化，至今仍未有充分討論。因此，本文擬以荷蘭語資料為中心，特別是《荷蘭東印度告令集》(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及印尼共和國國家檔案館與荷蘭國家檔案館 (Nationaal Archief，位於海牙〔Den Haag〕) 所藏資料等，探討其成立背景與制度演變，以及武直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一、17 世紀唐人美色甘的設立

往昔華文學界關於唐人美色甘設立的討論，多依據《開吧歷代史記》的記載，認為是郭郡觀<sup>8</sup>在 1690 年向東印度總督請求獲准而設立：

---

6 Hendrik E.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in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ed. G. L. Blak et al. (Leiden: Brill, 2007), p. 69.

7 查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以《華人美色甘條例》及其荷蘭文本為中心之探討〉，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海洋史叢書》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7），頁 305-340。

8 「觀（官）」、「哥」、「舍」等字，皆為當時之尊稱，非其本名。

康熙廿九年（1690），……郭郡觀未退位時見王，入字請王曰：凡唐人有疾病，顛狂失性，無依倚者，蓋築美色甘厝以居之，唐、番之人、不論甲必丹、百姓，若死無做字者，上人將他財物，奴婢家器，一盡叫賣，將錢落美色甘病厝，以為諸病人飲食之資。設和蘭蠻律一人，掌理病厝事；立和蘭一人為美色甘朱，總理錢銀出入。或有男女幼少，其父母臨終時，做字愿將其財物寄美色甘為公班衙生放之本，每發其利息，給飼此人兒女，候長成完娶後，入字討出前寄銀額；美色甘朱逐一查算清還，不可混為烏有。至若唐人父母棄世，無人教導及貧乏之兒，建一義學，請一唐人先生以教之，如此則病人有可延其性命，貧兒不致艱於讀書。王同眾双柄商議倒案。是年鳩工，蓋築美色甘病厝，義學，美色甘嚙啞嘮廳。工畢，乃立郭郡觀為武直迷氏，王賜銀印一顆，會同美色甘朱查理銀項出入，及病厝事，議定三年一任，任滿更立他人代之，始有武直迷之稱。武直迷之設乃自郭郡觀所由始也。<sup>9</sup>

但若是依據巴達維亞養濟院（即美色甘病厝）的相關介紹，<sup>10</sup>與甲必丹<sup>11</sup>蘇鳴崗的事略，<sup>12</sup>則唐人美色甘早在 1640 年代便已設立，並且由蘇鳴崗擔任武直迷。翻譯官富亨（B. Hoetink）的研究則指出，除了蘇鳴崗，尚有 Tellouw 同任武直迷；蘇鳴崗自 1640 年 6 月 2 日以唐人甲必丹兼任武

9 不著撰人，《開吧歷代史記》，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鈔本（索書號：SINOL VGK 3520 10），葉 51v-葉 52v。標點則參考許雲樵校註之版本，見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記》，《南洋學報》第 9 卷第 1 輯（1953 年 6 月，新加坡），頁 1-63。

10 傅吾康主編，蘇爾夢等合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第 2 卷《爪哇》上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97），頁 54。

11 甲必丹（〔荷蘭語〕Kapitein）原意為上尉。西、葡、荷、英等國都曾先後在其殖民地按軍銜任命特定唐人或原住民，賦予一定權力，以協助其統治。聯合東印度公司於 1619 年任命蘇鳴崗為巴達維亞首任甲必丹，並於 1633 年設立雷珍蘭（〔荷蘭語〕Luitenant，原意為中尉）輔佐之。1742 年甲必丹林明光建立公館為議事之處，1750 年設置朱葛礁（〔荷蘭語〕Secretarias，書記）。至 1829 年，荷印政府更於甲必丹之上設瑪腰（〔荷蘭語〕Majoor，原意為少校）。直至 1931 年裁撤上述各職。

12 傅吾康主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第 2 卷《爪哇》上冊，頁 112。

直迷後，<sup>13</sup>一直身兼雙職到 1644 年 4 月 8 日逝世為止。<sup>14</sup>

同樣地，依據東印度總督與參事會（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van Indië）決議錄的記載，1640 年 5 月 26 日的會議中，提到當時巴達維亞唐人身故後的遺產被草率處理或有不公義現象，而且情況仍在惡化中，因此決定成立唐人美色甘。<sup>15</sup>同日即公告設立唐人美色甘（Aanstelling van Boedelmeesteren voor Chinesche Sterfhuizen）、<sup>16</sup>其暫行規章（Voorloopende Instructie voor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en）與武直迷的誓詞（Eed-formulier voor de Leden van dit Collegie）。<sup>17</sup>

至於《開吧歷代史記》所說的 1690 年，若依據該年 6 月 2 日決議錄的記載，與武直迷有關的有二處：第一處記載前任武直迷 Quedjuqua 申請離開巴達維亞；<sup>18</sup>第二處則記載了例常的人事改組，選出王悟觀（Ong Gouko，連任）與 Tswa-wiko（新任）二位唐人武直迷。<sup>19</sup>而郭郡觀（Queconqua）則是因其他事情在同一天的決議錄中被提及。<sup>20</sup>由此可見，《開吧歷代史記》中關於何時設立唐人美色甘的記載肯定有問題。

13 B. Hoetink, 'Bijlage VII' of "So Bing Kong, Het Eerst Hoofd der Chineezzen te Batavia (1619-163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3 (1917), p. 400.

14 Hoetink, "So Bing Kong (1619-1636)," p. 377. 按，《開吧歷代史記》崇禎四年（1632）辛未條所云：「本年唐四月，開吧甲必丹大蘇明公病卒，葬望加賴本園中」（34r）的記載有誤。蘇氏之墓碑也作「崇禎甲申歲孟夏月」，即 1644 年。見 Hoetink, op cit., p. 402r.

15 Net-generale resoluties en -incidenteel- net-secrete resoluties. Grotendeels met inhoudsopgaven. Gedeeltelijk kopie, 1613-1810, Hoger Regering 860, 1639 januari 3-1640 december 28, pp. 426-427. (Hereafter R.B. 1613-1810, H.R. <No.>, date)

16 Jacob Anne van der Chrijs, ed.,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deel 1, 1602-1642 (Batavia: Landsdrukkerij / 's-Hage: M. Nijhoff, 1886), pp. 438-439. (Hereafter *N.I.P.*)

17 *N.I.P.* I, pp. 439-445.

18 R.B. 1613-1810, H.R. 904, 1690 januari 3-1690 december 30, p. 266.

19 R.B. 1613-1810, H.R. 904, p. 271.

20 R.B. 1613-1810, H.R. 904, p. 266.



另一方面，參考 François Valentyn (1666-1727) 《新舊東印度誌》所載，1640 年設立唐人美色甘，卻同時提出 1636 年 2 月 9 日以總收付 (Ontfanger Generaal) Kornelis van Mazeik 與 Gideon Bouwens 二位負責監督管理特定唐人喪葬，並在旁邊以小標題「唐人武直迷 (Chineesche Boedelmeesters)」說明。<sup>21</sup>檢閱同日的參事會決議錄，則有以收付員 Maseijck 及市會議長 Gedion Bouwers 管理特定唐人喪葬事務的決議。<sup>22</sup>

整合上述資料，可以得到如下結論：1636 年起，荷蘭人開始派人管理巴達維亞唐人的喪葬，1640 年設立特定機構——「唐人美色甘」，並選立在巴達維亞的唐人為武直迷，與歐洲人武直迷一同管理當地唐人的喪葬與遺產事宜。

1640 年 5 月 26 日公告的〈唐人美色甘暫行規章〉，共有 21 條條文。第 1 條規定唐人美色甘的組成：

首先，每年新組成的市會應於其首次會議中提名二倍人選，由總督閣下選出四名資格符合的人士：二名荷蘭人，亦即一名公司職員與一名自由民；與二名唐人；成為前述民族喪葬的管理者，或稱武直迷。<sup>23</sup>

暫行規章並未明文規定由何人擔任理事長，但不論是 Valentyn 列出的唐人美色甘理事長名錄 (Presidenten, van Chineesche Boedelmeesters)，清一色是歐洲人；<sup>24</sup>或是參事會決議錄中選立理事的排序，皆為公司職員在先，自由民其次，最後才是唐人；<sup>25</sup>都可以說明唐人美色甘的理事長

---

21 François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e Gewesten ...*, deel IV/A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 Amsterdam: Gerard onder de Linden, 1724), p. 407. (Hereafter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IV/A)

22 R.B. 1613-1810, H.R. 858, 1636 januari 5-1638 december 30, p. 15.

23 *N.I.P.* I, pp. 439-440. 中譯由筆者自譯，以下同。

24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IV/A, pp. 406-407.

25 以 1640 年為例，依序為 Johan Maetsuijcker, Reijnier Coolsaet, Bencon (蘇鳴崗) 與 Tellouw. R.B. 1613-1810, H.R. 860, p. 441.

一向由公司官員出任。而所有武直迷應依照第 21 條的誓詞宣誓方得就任。<sup>26</sup>此外，美色甘因為業務需要，據第 17 條規定，得聘請一位宣誓過的書記（即美色甘朱葛礁，唐人習稱美色甘朱）。<sup>27</sup>

第 2 條至第 5 條則規定巴達維亞唐人身故，不論在巴達維亞或在外地，相關人士都應立即向唐人美色甘通報；應通報而未通報者，將被科以 25 里爾（reals）的罰金，必要時甚至可對奴隸施以體罰。<sup>28</sup>

第 6 條至第 16 條則規定唐人美色甘的工作內容。<sup>29</sup>第 6 條要求武直迷在接到通報後，立即前往喪家清點遺產並造冊。然後針對不同的繼承人作出相應處置。原則上，已成年的繼承人在出示有效文件後可以取回遺產（第 6 條）。繼承人若不在巴達維亞、未成年或無行為能力，唐人美色甘必須接管遺產（第 7 條），直到繼承人回到巴達維亞，或是男性繼承人成年（第 13 條）。未成年的遺孤，也應由唐人美色甘責付專人妥善教養（第 15 條）。

一般而言，唐人的遺產可以分成幾類：現金、不動產、奴隸、物品。美色甘代管遺產時，會依第 9 條至第 11 條的規定，將奴隸與有時效性的物品拍賣。即便僱主在遺囑中已聲明將還奴隸自由身，仍可能因為僱主生前負債而無法如願（第 10 條）。在唐人美色甘代為清償身故者的債務後，尚未變賣的財產將被妥善保存（第 16 條），剩餘現金則應保證收益（第 14 條）。

除了遺產管理事務，1640 年 8 月 13 日，唐人美色甘向總督及參事會提議，為了照顧該地貧病無依的唐人，應該向當地唐人勸捐，興建一座病厝；<sup>30</sup> 15 日發布的告令中，公告病厝將建於 Rinocereos Gracht 與 Utrechtsche Straat 路口西側，係 Hans van der Voort 的遺贈地。<sup>31</sup>由此可

---

26 *N.I.P.* I, pp. 444-445.

27 *N.I.P.* I, p. 444.

28 *N.I.P.* I, pp. 440-441.

29 *N.I.P.* I, pp. 441-444.

30 R.B. 1613-1810, H.R. 860, pp. 505-506.

31 *N.I.P.* I, p. 446.



見，美色甘病厝的成立也在 1640 年，而非前述《開吧歷代史記》所載，於 1690 年由郭郡觀請求總督設立。

然而這次勸捐似乎沒有收到相當的回應。1640 年底，該屆唐人美色甘理事長 Maetsuijcker 向總督與參事會提議，請求允許唐人美色甘進行特別徵募，以增加美色甘病厝的財源。<sup>32</sup>布告中規定，唐人美色甘將代表病厝對在巴達維亞轄區下的唐人葬儀收取「喪葬捐」，平民需納 0.5 里爾，貧病無依者則免納。<sup>33</sup>

## 二、唐人美色甘在 17 與 18 世紀的運作與演進

1642 年 7 月 5 日，總督與參事會公告「巴達維亞諸章程(Statuten van Batavia)」，<sup>34</sup>其中唐人美色甘的名稱有了變化，全稱改為「巴達維亞唐人暨諸異族喪葬之遺產理事會(Boedelmeesters der Chineese als andere Vreemde Sterffhuysen op Batavia)」，<sup>35</sup>並且將美色甘病厝(Chineese sieckenhuys)照顧貧病無依者與納捐的規定寫入。<sup>36</sup>唐人美色甘管轄範圍雖然擴及「在巴達維亞的唐人與其他非基督徒民族(Chineesen als andere onchristen natiën op Batavia)」，<sup>37</sup>武直迷仍僅自歐洲人與唐人中選出，被納入的非基督徒民族並無資格擔任。

若單就制度面來看，唐人美色甘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防止唐人遺產遭不肖人士侵吞或挪用，以免繼承人權益受損；在這個基礎上，增設濟貧性質的「病厝」並納入管理，應使美色甘成為具有社會福利概念的機構。但是當時的巴達維亞唐人似乎不作如是觀，甚至認為此舉侵害了他

---

32 R.B. 1613-1810, H.R. 860, p. 658.

33 *N.I.P.* I, p. 455.

34 *N.I.P.* I, pp. 472-594.

35 *N.I.P.* I, p. 525.

36 *N.I.P.* I, pp. 529-530.

37 *N.I.P.* I, p. 525.

們的權益，部分唐人因而選擇遷出，避開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的管轄。<sup>38</sup>

何以致之？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唐人在新制度運作初期的不適應，比方當親朋故舊去世時未立即通報，即需面對高達 25 里爾的罰款；第二、為興建病厝而開徵的捐納，很快由勸捐轉變成大部分喪事必須繳納的不樂之捐。在 1648 年 4 月 28 日，總督與參事會決議將於 6 月關閉唐人美色甘；<sup>39</sup>總督在告令中還特別說明唐人美色甘不是營利機構。<sup>40</sup>

唐人美色甘解散後，唐人的遺產糾紛顯然還持續發生，而且無法由唐人社群自行解決，甚至鬧進巴達維亞的法院，法院於是向總督與參事會建議重新成立唐人美色甘。<sup>41</sup>因此 1655 年 11 月 5 日總督與參事會再次決議重設唐人美色甘，選派 4 位武直迷：理事長 Johan Burgers 上尉，市民 Hendrick Momme 及唐人 Conjock 與 Soetse。<sup>42</sup>告令中沒有公告任何規章，<sup>43</sup>筆者認為應該是沿襲 1642 年的制度與規定。這次總督與參事會很慎重，在次年 3 月由參事 Joan Cunens 出面，與相關民族的首領開會說明。<sup>44</sup>重啟後的唐人美色甘運作似乎較先前順利，病厝也在 1666 年開始改建；次年 2 月，總督選派一位歐洲人為病厝的幹事，其薪資由病厝收入支付。<sup>45</sup>

1693 年 9 月開始，制度陸續調整。依據總督與參事會同年 9 月 8 日的決議，女性繼承人在年滿 25 歲或是出嫁後，可以取回由唐人美色甘保

---

38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73.

39 R.B. 1613-1810, H.R. 863, 1645 mei 9 - 1648 december 22, p. 537. 在 5 月 15 日的會議中又重申一次。R.B. 1613-1810, H.R. 863, pp. 543-544.

40 *N.I.P.* II, p. 124.

41 *N.I.P.* II, p. 212.

42 R.B. 1613-1810, H.R. 867, 1654 januari 20 - 1655 december 3, p. 349.

43 *N.I.P.* II, p. 212.

44 R.B. 1613-1810, H.R. 868, 1655 december - 1656 december 29, pp. 71-72.

45 *N.I.P.* II, pp. 420-421.

管的遺產。<sup>46</sup>在此之前，依據 1640 年的規定，女性繼承的遺產僅能由唐人美色甘代管（第 13 條），年滿 25 歲者也只能支取遺產收益（第 14 條）。<sup>47</sup> 1693 年 9 月 25 日，美色甘書記向總督與參事會提交財務報告，此時的帳面資產有 12,816 元（rijksdaalders，下同）又 22 stuivers。<sup>48</sup>總督與參事會隨後決議要求唐人美色甘以後每年都應向當局提交帳務資料。<sup>49</sup>

進入 18 世紀後的唐人美色甘，在組織上有數次的變化與擴充，逐步與其荷蘭文原名「巴達維亞唐人暨諸異族喪葬之遺產理事會」相當，其組成來源與人數變化請參表一。

表一 歷年武直迷出身與人數

出身別 \ 年代	1640	1706	1741	1744	1757
歐洲人	2	2	5	4	4
唐人	2	3	-	2	2
爪哇人 / 穆斯林	-	-	-	2	3
總計	4	5	5	8	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附錄一相關資料。

自 1640 年唐人美色甘成立以後，一直到 1706 年，才增加 1 名唐人為新的武直迷，武直迷總數增至 5 名；當年除原任的何蓮觀與魏惠觀留任外，Tanlianko 獲選成為第三位唐人武直迷。<sup>50</sup>此後一直到 1740 年沒有任何變化。1740 年 6 月 3 日，唐人美色甘例行改組後，選立黃燕觀、Nikoeko 與王寬使 3 位唐人武直迷。<sup>51</sup>但這 3 位受到 10 月發生的紅溪慘

46 R.B. 1613-1810, H.R. 908, 1693 januari 5 -1693 december 31, pp. 495-497.

47 N.I.P. I, p. 443.

48 R.B. 1613-1810, H.R. 908, p. 527.

49 R.B. 1613-1810, H.R. 908, pp. 527-528.

50 R.B. 1613-1810, H.R. 924, 1706 juni 1 - 1706 december 30, p. 393.

51 Kopie-resoluties van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Gedeeltelijk met inhoudsopgaven,

案牽連，被捕入獄，次年 1 月由 Johannes van Hoogstede, Roeland Blaas 與 Gabriel van Gheeren 等 3 位歐洲人接替。<sup>52</sup>自此至 1744 年改組前，唐人美色甘都是由歐洲人負責。

1744 年 6 月 2 日，總督與參事會通過新的唐人美色甘組成方案，除理事長外，另有 7 位武直迷，一共 8 名。歐洲人之中，由公司職員中選派理事長與 1 位下席商務員，另選出 2 位歐洲人市民擔任武直迷（當中 1 位任副理事長）；非歐洲人之中，則選出穆斯林與唐人武直迷各 2 位。<sup>53</sup>原始構想中，2 位穆斯林武直迷的員額擬由原住民甲必丹或富有的穆斯林擔任，最後拍板的方案則如前述。<sup>54</sup>但是在 6 月 5 日總督與參事會的決議中，實則由巴達維亞東、西二側的爪哇人甲必丹被選為武直迷，而非方案中的穆斯林。<sup>55</sup>

這個組成方式一直到 1757 年才微幅調整，這年，自穆斯林中選出第 9 名武直迷，加入唐人美色甘；<sup>56</sup> 10 年後，原來的 2 位爪哇人加 1 位穆斯林武直迷的設計，變成 1 位爪哇人加 2 位穆斯林武直迷（見附錄一）。

19 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稱此機構為「華人美色甘」，應該是將它視為以唐人為主體的機構。這個想法也反映在《開吧歷代史記》中，其正文之前，依序列有歷代王上（總督〔Gouverneur-Generaal〕）、甲必丹大（甲必丹）、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礁（公堂書記，非美色甘朱）、達

1637-1791,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765, 1740 januari 4 - 1740 augustus 29, p. 539. (Hereafter K.R.B. 1637-1791, VOC <No.>, date)

52 K.R.B. 1637-1791, VOC 768, 1741 januari 3 - 1741 juli 31, p. 488. R.B. 1613-1810, H.R. 1000, p. 303.

53 R.B. 1613-1810, H.R. 1000, 1744 januari 3 - 1744 december 30, p. 304. *N.I.P.* V, p. 148 也有相似紀錄：「理事長一人，公司職員；副理事長一人，自由市民；另外二人，其中之一必須為下席商務員，另一位必須為自由市民；二位穆斯林；二位唐人。」

54 R.B. 1613-1810, H.R. 1000, p. 303.

55 K.R.B. 1637-1791, VOC 773, 1744 januari 3 - 1744 december 31, pp. 390-391.

56 K.R.B. 1637-1791, VOC 787, 1757 januari 3 - 1757 december 31, pp. 104-105.

氏 (Soldaat) 以及土公名次；<sup>57</sup>其中除了王上，清一色是唐人。但實際情況顯非如此。從各時期武直迷的組成結構，顯示唐人在唐人美色甘的地位似乎越來越受到限縮，抑或荷蘭人有意藉由引入爪哇人與穆斯林出任武直迷，來削弱唐人權力。但若考慮到自 1642 年開始，唐人美色甘的管轄範圍便已擴張到當地荷蘭人與基督徒以外的群體，與其說唐人權利受到剝奪，不如說唐人以外的群體被納入唐人美色甘管轄 100 多年後，終於有自己的代表了。

附錄二整理《開吧歷代史記》中記錄的武直迷名單，並與荷蘭檔案中的名單相比對，可見二者間的異同。荷蘭文檔案中列出的 17 世紀唐人武直迷，有多位可在唐人甲必丹或雷珍蘭的名單找到；但同時《開吧歷代史記》所列出的唐人武直迷中，約有 30% 不在 1790 年以前的荷蘭語檔案武直迷名單中。

### 三、19 世紀後的唐人美色甘及與相關機構比較

因著英國人的入侵，巴達維亞自 1811 年至 1816 年曾短暫受到英國統治，巴達維亞地方政府機構——包括唐人美色甘在內——都被迫關閉。直至 1828 年，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重新組成；在此之前，其業務自 1819 年起，係由 1818 年重組並恢復運作的巴達維亞和蘭美色甘代理。<sup>58</sup>重組後的唐人美色甘，由 7 位武直迷組成，包括理事長與 1 位歐洲人武直迷（皆為殖民地官員）、2 位唐人武直迷、2 位爪哇人（失番）武直迷與 1

57 不著撰人，《開吧歷代史記》，葉 8v-葉 10r（王上）、葉 11v-葉 12r（甲必丹大）、葉 13v-葉 17v（雷珍蘭）、葉 18v-葉 21r（武直迷）、葉 22v-葉 23v（朱葛礁）、葉 24v-葉 24r（達氏）、葉 25v-葉 25r（土公）。

58 Arnold Adriaan Buyskes, *Academisch Proefschrift over de Weeskamer en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en te Batavia*, p. 57. 和蘭美色甘於 1818 年公告恢復運作：Staatsblad van Nederlandsch Indie, 1818, p. 57. (Hereafter SvNI <year>)

位穆斯林（戈奢）武直迷（第 1 條）。<sup>59</sup>

新的唐人美色甘條例共有 68 條，較以往詳細許多。<sup>60</sup>筆者以為，這代表重組後的唐人美色甘功能與職掌皆有所增加與強化。因此，除了原有的美色甘朱兼任出納（茄實，Kassier），需要聘用更多職員以維持日常運作，至少包括 1 位會計（掌簿，亦稱掌簿大財副，Boekhouder）、2 位執達員（帽老，Bood）（第 2 條）。新的唐人美色甘仍然負責管理唐人與非基督徒的遺產，但與舊制度不同的是，運作上更類似和蘭美色甘，以監理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為主要業務。武直迷在接獲通知後，主要負責清點遺產並造冊，以及確認由何人負責執行遺囑或管理遺產（第 4 條）。當遺產由唐人美色甘代管時，新條例也明訂將這些資產以 9% 的年息貸予個人（第 41 條），並按年給付繼承人 6% 的孳息（第 46 條）。

新的條例中也增加了美色甘病厝的資金來源，包括無人繼承的遺產（第 12 條）、遺囑中的指定捐贈（第 17 條），以及各式稅捐與罰鍰（第 64 條）。

除了監理美色甘病厝的業務，新的唐人美色甘與和蘭美色甘在運作上越來越相似。19 世紀初期，總督 Herman Willem Daendels（1808-1811）將巴達維亞以外的武直迷業務併入當地的美色甘，某些地區一開始便是以遺產管理會的模式存在。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最後在 1885 年 1 月與和蘭美色甘合併，成為遺產管理會。<sup>61</sup>

究竟唐人美色甘應該歸類為什麼性質的機構？在先前的研究中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翁頻等人的研究過度放大養濟院的地位，將之等同於唐

59 *SvNI* 1828, pp. 95-96.

60 *SvNI* 1828, pp. 95-116. 巴達維亞漢文翻譯可參《華人美色甘條例》。關於荷蘭語原文與漢文翻譯間的差異，可參查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一文的分析。

61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74.



人美色甘，進而認為一個慈善機構卻主要從事遺產稅徵收事宜，是造成它及任職其中的唐人武直迷地位低落、名聲不佳的原因。<sup>62</sup>李東華的研究則指出，美色甘“weeskamer”一詞的本質，指以遺產管理機構兼理慈善事業，藉由「有效介入……遺產管理」，使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賺取、累積之財富，不容其散出轄區」。<sup>63</sup>筆者大致認同李氏看法。但筆者先前的研究也指出，遺產管理本身即具有社會福利的意義，延伸出兼理病厝進項等事，則更增強其社會福利的功能。<sup>64</sup>至於李氏認為此舉是為阻止殖民地人民以各種原因將財富攜出轄區，筆者以為，這樣的評價似乎太過苛責殖民者。畢竟荷蘭人本來就有介入遺產管理的傳統，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早在 15 世紀便設有美色甘；聯合東印度公司 1624 年即在巴達維亞設立和蘭美色甘，介入當地荷蘭人的遺產管理。若從荷印政府 1818 年公告的〈和蘭美色甘條例〉觀之，當時除了巴達維亞，三寶壠（Semarang，壠美色甘）、泗水（Surabaya）、望加錫（Macassar）與麻六甲（Malacca）等地皆設有美色甘。<sup>65</sup>17 世紀時的臺灣亦然，至今在 ANRI 裡仍保有將近 8 年的臺灣美色甘檔案資料（1647-1648, 1650, 1656-1660）。<sup>66</sup>

事實上，美色甘之類的遺產管理機構在殖民地成立，除了能防止遺產遭不肖人士侵吞外，有一定的程度可以控管私人資本，殖民地政府自然得以限制其資本流向。以和蘭美色甘的運作為例，只有被確認定居在東印度地區的成年繼承人才能領回遺產。<sup>67</sup>換言之，不單是唐人或非基督徒遺產的資本，荷蘭人遺產——包括公司職員與自由民，也都被控制

62 翁頻等，〈巴達維亞華人孤貧養濟院美惜甘初探〉，頁 48-49。

63 李東華，〈荷印「華人美色甘」新探〉，頁 143。

64 查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頁 322。

65 SvNI, 1818, pp. 157-174.

66 參 ANRI 的目錄：Balk et al,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p. 378.

67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69.

在殖民地之內，成為聯合東印度公司或後來的荷屬東印度政府之外的重要資本。

上述管理方式在荷蘭本地已行之有年，因此和蘭美色甘的規章一開始就非常健全。1625年6月15日公告的49條規章，<sup>68</sup>除了原有規範，也針對殖民地常有的喪偶再婚的情況，加強對遺產使用與遺孤照撫的關注。<sup>69</sup>相較之下，唐人美色甘的規章在17世紀時沒有那麼健全，大部分心力著重在遺產管理，遺孤照撫的部分較為欠缺。

從運作的實況來看，不論是理事人數或是掌控的資本額，在在顯示和蘭美色甘與唐人美色甘的規模差距。和蘭美色甘設立之初，僅有4至5名理事——與唐人美色甘相當，每年總督與參事會自市會提名名單中選出2名公司官員與3名自由民，出任理事。到1670年代，和蘭美色甘理事人數已增至7名，包括1名參事會員任理事長，2名公司官員及4位自由民，位階也明顯提高；同時期的唐人美色甘仍維持4名理事的規模。<sup>70</sup>其次，就理事出身與任期來看，筆者統計唐人美色甘理事時曾注意到兩個現象：一為和蘭美色甘理事有時是曾經任職唐人美色甘的公司官員；二為理事年年改選，但和蘭美色甘理事連任5年以上，甚至8年的情況頗為常見，但唐人美色甘理事，特別是唐人理事，則是頻繁更換，即便有再回任的可能，平均任期多在2至3年。

此外，和蘭美色甘累積並掌控的資本甚為可觀，至1692年，其帳面數字已經達到1,594,459元；<sup>71</sup>然據1693年的財務報告，晚16年設立的唐人美色甘，帳面僅有12,816元又22 stuivers，<sup>72</sup>不及和蘭美色甘的百分

---

68 *N.I.P.* I, pp. 173-187.

69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69.

70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69.

71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70.

72 R.B. 1613-1810, H.R. 908, p. 527.

之一。而和蘭美色甘掌控的資本，成為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很重要的資金周轉來源，公司每年以固定利率向和蘭美色甘周轉。<sup>73</sup>從理事人數、組成以及掌控的資本來看，在巴達維亞當局眼裡，和蘭美色甘的地位明顯高於唐人美色甘。

1828 年後重新成立的唐人美色甘，在制度上較原來完善，理事會成員由 1744 年規定的 3 名荷蘭人、2 名唐人與 2 名穆斯林，修改為 2 名歐洲人（包括理事長）、2 名唐人、2 名爪哇人與 1 名穆斯林。<sup>74</sup>其職員也從 1 位美色甘朱擴充為 4 人以上，包括書記、會計、2 名執達員，以及若干名副手。<sup>75</sup>

同時，唐人美色甘對遺產的管理分成二個層次，一是維持唐人美色甘時管理遺產的方式，二為監理遺囑執行人或遺產管理人。<sup>76</sup>這個方式與和蘭美色甘的制度較為相近，某種程度上也代表各色人種已經接受荷蘭人的遺產管理制度，荷印政府因此能下放部分權利，以免唐人美色甘業務過於繁重。

關於遺產資本應有的收益，新的唐人美色甘制度相對健全，其條例中第 41 至 44 條規範這些資本借貸的方式。<sup>77</sup>相較於和蘭美色甘作為公司周轉的資金來源，唐人美色甘則似乎是私人周轉的管道之一，以充足的擔保、9%的年利率借貸，扣除 2.5%的行政管理費用後，<sup>78</sup>尚能依規定支付 6%利息收益予遺孤。<sup>79</sup>反觀草創時期的唐人美色甘，沒有這麼多資本，收益恐怕也不穩定，無法在其規章中作如此清楚的規定。

---

73 Niemeijer,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p. 69.

74 *SvNI* 1828, pp. 95-96.

75 *SvNI* 1828, p. 96.

76 查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頁 310-311。

77 *SvNI* 1828, pp. 107-108.

78 *SvNI* 1819, p. 413.

79 *SvNI* 1828, p. 108.

經過上列的比較，筆者認為，起初唐人美色甘是為了防止唐人遺產遭侵吞或挪用，仿照和蘭美色甘的遺產管理制度而設立，因此僅有原則性的規範。但經長期運作，制度愈臻完備，而與和蘭美色甘相似，二者最終於 1885 年合併。

## 結 語

1640 年，巴達維亞唐人美色甘設立，以求杜絕唐人遺產被不肖人士侵吞挪用。雖然仿照 1624 年成立的和蘭美色甘，但規模與制度都不及之。同年請設的美色甘病厝，使唐人美色甘兼具社會福利的功能。1642 年起，唐人美色甘的管轄範圍擴張至荷蘭人以外諸色人等，在運作上仍以荷蘭人與唐人共同管理為原則。只是大部分唐人在初期不願接受這樣的制度，唐人美色甘在 1648 年一度被迫暫停運作；至 1655 年以杜絕侵吞挪用的理由重啟，人事制度上不斷擴充，陸續加入爪哇人與穆斯林擔任武直迷；一直運作至 1811 年荷蘭人為英國人擊敗才關閉。1828 年重訂條例後，唐人美色甘重啟運作，至 1885 年與和蘭美色甘合併為遺產管理會。

唐人美色甘雖然一直被巴達維亞唐人認為是屬於唐人的機構，但相較於荷蘭人透過選立瑪腰、甲必丹、雷珍蘭，設立吧國公堂並賦與唐人相當的權力，從制度或執行面來看，唐人在唐人美色甘中所擁有的權力明顯較小，整個組織可以在毫無唐人參與的情況下運作；充其量只能說唐人具有一定的席次與影響力，但在 1740 年以後，影響力亦逐漸被削弱。

唐人美色甘及其所掌握的資本，究竟如何在巴達維亞運作，單純透過檔案資料討論其制度變遷，無法窺其全貌。所幸 ANRI 尚存有 150 多

年（1720-1872）的檔案，<sup>80</sup>唯有進一步投入研究，才能看出唐人美色甘在巴達維亞殖民社會中的歷史樣貌，從而進一步了解巴達維亞唐人的社會型態。

\*本文為 105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荷蘭東印度『華人美色甘』之研究」（MOST-105-2410-H-305-055）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201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文）及「2016 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環中國海周邊的諸海域世界：跨洋市場、關連與動力」（英文）；感謝與會學者，特別是與談人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康培德教授、Prof. dr. J. L. Blussé（Universiteit Leiden）與 Prof. dr. Gerrit Knaap（Huygens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以及《臺大歷史學報》審查者提供的寶貴意見。惟文責仍由作者本人承擔。

（責任編輯：歐陽宣 石昇烜 校對：洪麗歲）

---

80 參 ANRI 的目錄：Balk et al,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pp. 383-388.

附錄一 唐人美色甘武直迷名錄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迷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迷		美色甘朱	備註
1640	Johan Maetsuycker	Reynier Coolsaet	蘇鳴崗 (Bencon)	Tellouw	Jan Muys <i>Valentyn IV, 411</i>	R.B. 860, 441 1640.06.02 至 1641.05.31
1641	Johan Maetsuycker	Reynier Coolsaet	蘇鳴崗	Conjock	Abraham Pittavin <i>Valentyn IV, 411</i>	R.B. 861, 122 1641.06.01 至 1642.06.06
1642	Johan Maetsuycker	Reynier Coolsaet	蘇鳴崗	Bingsam	Abraham Pittavin <i>Valentyn IV, 411</i>	R.B. 861, 481 1642.06.07 至 1643.05.31
1643	Pieter Mestdag	Isaack Minne	蘇鳴崗	Nootsangh	Pieter Hackius	R.B. 862, 113 1643.06.01 至 1644.06.02
1644	Pieter Mestdag	Jan Cornelisz van Ned.	Conjocq	Jocqhey	Adriaen Spoors	R.B. 862, 452 1644.06.03 至 1645.06.02
1645	Huybrecht van den Broeck	Jan Ferman	Conjock	Goyco	Adriaen Spoors	R.B. 863, 43 1645.06.03 至 1646.06.10
1646	Huybrecht van den Broeck	Jan Ferman	Goyko 又名 Singon	醫師 Isaack <i>R.B. 863, 431</i> 稱唐人基督徒 <i>Isaac Loccon</i>	Adriaen Spoors <i>R.B. 863, 431</i> 換 <i>Vincent van Moocq</i>	R.B. 863, 268 1646.06.11 至 1647.06.07
1647	Dirck Steur	Adriaen Danckerts	Conjocq	Khopeco	Vincent van Moocq	R.B. 863, 432 1647.06.08 至 1648.06.06
1648.06.06 至 1655.11.04 關閉						
1655	Johan Burgers	Hendrick Momme	Conjock	Soetse	Frederick Roest	R.B. 867, 349 1655.11.05 至 1656.10.19
1656	Johan Borgers	Henrik Mom	Conjock	Soetse	Frederick Roest <i>R.B. 870, 103</i>	<i>Valentyn, IV, 407</i> 1656.10.20 至 1657.06.06
1657	Joannes Bùrgers	Hendrick Mom	Conjock <i>R.B. 870, 103</i> 稱任內過世	Soetse	Frederick Roest <i>R.B. 870, 103</i>	R.B. 869, 138 <i>DRB 1656-57, 171</i> 1657.06.02 至 1658.05.31
1658	Joannes Bùrgers	Hendrick Momme	Soetse		Frederick Roest	R.B. 870, 106 1658.06.01 至 1659.06.06
1659	Cornelis Speelman	Thomas de Liefde	Soetse	Sanjock	Frederick Roest <i>DRB 1659, 118</i>	R.B. 871, 100 <i>DRB 1659, 118</i> 1659.06.07 至 1660.06.04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美色甘朱	備註
1660	Cornelis Speelman	Thomas de Lieffde	Soetse	Sanjock	Frederick Roest <i>Valentyn IV, 411</i> , 並稱任至 <i>1663.06.01</i>	R.B. 872, 71 1660.06.05 至 1661.06.04
1661	Johannes Burgers	Hendrick Terhorst	Sanje <i>R.B. 874, 181</i> 稱 <i>Khopeko</i> 接其任職半年	蔡煥玉 (Wanjock)	Andries Schellinghouw <i>R.B. 874, 181</i>	R.B. 873, 99 <i>DRB 1661</i> , 175 1661.06.05 至 1662.06.01
1662	Joannes Burgers	Hendrick Terhorst	蔡煥玉	Khopeko	Andries Schellinghouw	R.B. 875, 123 1662.06.02 至 1663.05.31
1663	Joannes Bùrgers	Nicolaes Houman	Khoupeko	Saqua <i>R.B. 876, 241</i> 稱 <i>Limsaqua</i>	Andries Schellinghouw <i>R.B. 876, 241</i>	R.B. 875, 123 <i>DRB 1663</i> , 224 1663.06.01 至 1664.06.06
1664	Joannes Burgers	Jaques Boülan <i>Valentyn IV</i> 稱 <i>Jaques de Bollan</i>	李祖觀 (Soeko)	蔡煥玉	Andries Schellinghouw <i>R.B. 877, 179</i> , <i>DRB 1655, 130</i>	R.B. 876, 242 <i>DRB 1654</i> , 229; 1655, 130 1664.06.07 至 1665.06.04
1665	Jacob Bremer	Jaques Boulan	李祖觀	蔡煥玉	Andries Schellinghouw	R.B. 877, 180 <i>DRB 1665</i> , 131; 1666-67, 81 1665.06.05 至 1666.06.03
1666	Jacob Bremer	Sijmons Sijmons	林時使 (Gisay) <i>Valentyn IV</i> 稱 <i>Sisai</i>	Khopeko	Andries Schellinghouw <i>R.B. 879, 96</i> 稱 <i>Mathys Smit</i> 接任	R.B. 878, 166-167 <i>DRB 1666-67</i> , 81 1666.06.04 至 1667.06.02
1667	Emont Ruys	Sijmon Sijmons	林時使	Khopeko	Mathys Smith <i>Valentyn IV, 411</i>	R.B. 879, 96-97 <i>DRB 1666-67</i> , 287 1667.06.02 至 1668.05.30
1668	Emont Ruys	Jan van Housum	林時使	李祖觀	Mathys Smith <i>R.B. 881, 129</i>	R.B. 880, 137 <i>DRB 1668-69</i> , 102 1668.06.01 至 1669.06.06
1669	Jacob Bremer	Pieter Cole	李祖觀 <i>DRB 1668-69</i> , 339 稱雷珍蘭 <i>Hoeko</i> 連任	蔡煥玉	Mathys Smith	R.B. 881, 130 <i>DRB 1668-69</i> , 339 1669.06.07 至 1670.06.05
1670	Adriaen Nieulandt	Pieter Cole	蔡煥玉	Lim Saqua	Matthys Smith	R.B. 882, 97 <i>DRB 1670-71</i> , 90 1670.06.06 至 1671.06.04
1671	Adriaen Nieulant	Henrik ter Horst	Limsaqua	李祖觀	Matthys Smith	R.B. 883, 125 <i>DRB 1670-71</i> , 352 1671.06.05 至 1672.06.02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美色甘朱	備註
1672	Emont Ruysch	Hendrick ter Horst	李祖觀	蔡煥玉		R.B. 884, 150; 885, 177 <i>DRB 1672</i> , 148 1672.06.03 至 1673.06.01
1673	Emont Ruysch <i>DRB 1673</i> , 149 稱 06.14 過世 06.16 由 Daniel Parvé 接任	Gysbert de Davidstrantwyk	蔡煥玉	林時使	Thomas Engels <i>DRB 1674</i> , 148	R.B. 885, 178 <i>DRB 1673</i> , 136 1673.06.02 至 1674.06.01
1674	Daniel Parvé	Dionys Kelck	林時使 <i>DRB 1674</i> , 148 作 <i>Luntsisay</i>	Lim Zaqua	Thomas Engels	R.B. 886, 148 <i>DRB 1674</i> , 148 1674.06.02 至 1675.06.06
1675	Daniel Parvé	Dionys Kelck	Limsaqua	蔡煥玉	Thomas Engels <i>DRB 1676</i> , 122 稱 任內過世	R.B. 887, 101 <i>DRB 1675</i> , 153 1675.06.07 至 1676.06.04
1676	Daniel van den Bolck	Dionys Kelck	蔡煥玉	林時使	Jacobus Bolswaert	R.B. 888, 101 <i>DRB 1676</i> , 122 1676.06.05 至 1677.06.03
1677	Daniel van den Bolck	Jaques de Boullan	林時使	李祖觀	Jacobus Bolswaert <i>R.B. 890</i> , 143	R.B. 889, 113 <i>DRB 1677</i> , 163; 1678, 286 1677.06.04 至 1678.06.02
1678	Ocker Ockersz	Jaques de Boulan	李祖觀	Tanhonqua	Jacobus Bolswaert	R.B. 890, 143 <i>DRB 1678</i> , 289 1678.06.03 至 1679.06.03
1679	Ocker Ockersz	Adriaan Adriaensz	黃舅觀 (Koeko)	Que-Sieuqua	Jacobus Bolswaert	R.B. 891, 243 <i>DRB 1679</i> , 235-236 1679.06.04 至 1680.05.31
1680	Ocker Ockersz	Adriaan Adriaensz	黃舅觀	Quesieuqua		R.B. 892, 370 <i>DRB 1680</i> , 320 1680.06.01 至 1681.06.06
1681	Ocker Ockersz	Jan Herculesen	Bondziqua	Limzinqua		R.B. 893, 301 <i>DRB 1681</i> , 322-323 1681.06.06 至 1682.06.05
1682	Ocker Ockersz <i>R.B. 897</i> , 376 稱任內卒 <i>Emelchoir Hurds</i> 繼 1.5 個月	Jan Herculesse	Bondsiqua	Limsinqua		R.B. 896, 619 <i>DRB 1682-I</i> , 728 1682.06.06 至 1683.06.04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美色甘朱	備註
1683	Cornelis van der Duyn	Gerbrant Nieholt	Quedsieuqua 又稱 Jouko	林敬觀 (Limkeko) <i>R.B. 898, 195</i> 稱 <i>Limkeenko, of</i> <i>Limkeko alias</i> <i>Jacob</i>		R.B. 897, 380 1683.06.05 至 1684.06.01
1684	Cornelis van der Duyn <i>R.B. 898, 197</i> 稱 <i>Joan Cops</i> 接任 6 個月	Gerbrant Nyholt	Quedsiqua 又稱 Jouko	林敬觀		R.B. 898, 197 1684.06.02 至 1685.06.01
1685	Joan Cops	Adriaan van Becom	Bonsiqua <i>R.B. 900, 251</i> 稱 <i>Limjako</i> 接任 10 個月	郭包觀 (Quepauqua)		R.B. 899, 245 1685.06.02 至 1686.05.30
1686	Joan Cops	Adriaan van Becom	郭包觀	Lim Jako		R.B. 900, 254 1686.05.31 至 1687.06.05
1687	Joan Cops	Ariaan van Becom	Limjako	Tanjongqua		R.B. 901, 306 1687.06.06 至 1688.06.01
1688	Jan Cops <i>R.B. 903, 237</i> 稱 <i>Gerard van de Voorde</i> 接任 3 個月	Gerrit Dane	Tantsjongqua	Limsinqua		R.B. 902, 259-260 1688.06.02 至 1689.06.02
1689	Gerard van de Voorde	Gerrit Dane	Limsinqua	王悟觀 (Ong Gouko)		R.B. 903, 240 1689.06.03 至 1690.06.01
1690	Gerard van de Voorde	Mathys de Vlaming	王悟觀	Tswa-wiko		R.B. 904, 271 1690.06.02 至 1691.05.31
1691	Gerard van de Voorde	Maurits Jacobsz Eyk	Tswa Wiko	林敬觀		R.B. 905, 262 1691.06.01 至 1692.06.05
1692	Gerard van de Voorde	Lambert Dudde	林敬觀	王悟觀		R.B. 907, 383 1692.06.06 至 1693.06.05
1693	Gerard van de Voorde	Lambert Dudde	王悟觀	Lim Jako		R.B. 908, 327 1693.06.06 至 1694.06.03
1694	Gerard van de Voorde	Jan Fransz de Vries	Lim Jako	Lim Sinqua		R.B. 909, 373-374 1694.06.04 至 1695.05
1695	Gerard van de Voorde	Jan Fransz de Vries	Limsinqua <i>R.B. 912, 300</i> 稱由 <i>Bepeequa</i> 接任 4.5 個月	Tsoayqua <i>R.B. 912</i> 作 <i>Tsoa Uwqua</i>		K.R.B. 710, 412 D.R.B. 2514, 367 1695.06 至 1696.05.31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美色甘朱	備註
1696	Gerard van de Voorde	Jeronimus Jansz Slot	Tsoa-Uwqua <i>R.B. 913, 254</i> 稱任職8個月卒	Bepeequa		R.B. 912, 302 1696.06.01 至 1697.06.04
1697	Gerard van de Voorde	Hieronymus Slot	Bepeequa	Pousaaqua		R.B. 913, 257 1697.06.05 至 1698.06.05
1698	Cornelis van der Duyn	Jeronimus Jansz Slot	Pousako <i>R.B. 915, 175</i> 作 <i>Pausako</i>	王悟觀		R.B. 914, 199 1698.06.06 至 1699.06.04
1699	Cornelis van der Duyn <i>R.B. 916, 248</i> 稱 <i>Simon van den Berg</i> 接任5個月	Jeronimus Jansz Slot	王悟觀	Bepequa		R.B. 915, 177 1699.06.05 至 1700.06.03
1700	Simon van den Bergh	Franck Bernardus Franckena	Bepequa	李容哥 (Li-Joncko)		R.B. 916, 253 1700.06.04 至 1701.06.02
1701	Adriaan van Strykersbergh	Laurens de Bruyn	李容哥	Pausaqua		R.B. 917, 179 1701.06.03 至 1702.06.01
1702	Adriaan van Strykersberg <i>R.B. 919, 270</i> 稱由 <i>Francois Leblanck</i> 接替8個月	Jacob Hengst	Pausaqua	Tio Jino <i>R.B. 919, 270</i> 作 <i>Tio Iunio</i>		R.B. 918, 257 1702.06.02 至 1703.06.07
1703	Francois le Blancq	Jacob Hengst	Tyo Iunio	B[e]pequa		R.B. 919, 273 1703.06.08 至 1704.06.05
1704	François le Blanc	Joannes Ens	李容哥 (Nio Jonko) <i>R.B. 921, 368</i> 作 <i>Liejonko</i>	Gou Oulauw <i>R.B. 921, 368</i> 稱卒於任上	Thomas Paauw <i>Valentyn IV, 411</i>	R.B. 920, 344 1704.06.06 至 1705.06.04
1705	Hendrik Vuyst <i>R.B. 924, 390</i> 稱由 <i>Jacob Heyrmans</i> 接替9個月	Jacques Dupree 不在次年紀錄 <i>R.B. 924, 390</i>	何蓮觀 (Gouw Lienko)	魏惠觀 (Goey Hoey Kong)		R.B. 921, 372 1705.06.05 至 1706.06.03
1706	Jacob Heyrmans	Casparus Casearius	何蓮觀 (Gou Lienko) <i>R.B. 925, 431</i> 作 <i>Holienko</i>	魏惠觀	Tanlianko	R.B. 924, 393 1706.06.04 至 1707.06.02
1707	Jacob Heyrmans	Casper Casearus	Tanlianko	Tsieuw Bitia <i>R.B. 928, 422</i> 作 <i>Tsibitia</i>	郭昂觀 (Que Bauqua) <i>R.B. 928, 422</i> 作 <i>Quebauko</i>	R.B. 925, 434 1707.06.03 至 1708.05.31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備註
1708	Jacob Heyrmans	Philip David van Uckelen	Tsieuw Bitia <i>R.B. 929, 231 作 Tsibitia</i>	郭昂觀	李俊觀 (Litsoenqua) <i>R.B. 929, 231 作 Lie Tsjoenqua</i>	R.B. 928, 425 1708.06.01 至 1709.05.30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09	Jacob Heyrmans <i>R.B. 930, 246 稱由 Cornelis Hasselaar 繼任 1 個月</i>	Philip David van Uchelen	李俊觀	魏惠觀	陳財觀 (Tan Sayko)	R.B. 929, 233 1709.05.31 至 1710.06.05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0	Cornelis Hasselaer	Jan Tol	魏惠觀	陳財觀	林森觀 (Lim Som Ko)	R.B. 930, 249 1710.06.06 至 1711.06.04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1	Cornelis Hasselaer	Jan Tol	林森觀	Taulianco	郭昂觀	K.R.B. 727, 412 D.R.B. 2535, 422 1711.06.05 至 1712.06.02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2	Cornelis Hasselaer	Albert Lunink	Taulianco	郭昂觀	葉敬觀 (Jap Keengko)	K.R.B. 728, 347 D.R.B. 2537, 343-344 1712.06.03 至 1713.06.01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3	Cornelis Hasselaer	Albert Lunink	葉敬觀	魏惠觀	陳財觀	K.R.B. 729, 312 1713.06.02 至 1714.05.31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4	Cornelis Hasselaer	Willem Maurits Cruse	魏惠觀	陳財觀	郭昂觀	D.R.B. 2541, 614 1714.06.01 至 1715.05.30 美色甘朱 Joannes Ulrichs (Valentyn IV, 411)
1715	Cornelis Hasselaer	Willem Cruse	郭昂觀	Ongwako	連祿觀 (Nilocko)	R.B. 939, 366 1715.05.31 至 1716.06.04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16	Cornelis Hasselaer	Pieter de Bitter	Ongwako	連祿觀	魏惠觀	R.B. 941, 332 1716.06.05 至 1717.06.03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17	Cornelis Hasselaer	Johannes Steenkool	魏惠觀	Tanliongko	Lihoecko	K.R.B. 733, 392-393 1717.06.04 至 1718.06.02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18	Jacob Torant <i>K.R.B. 735, 425 稱由 Arnoldus Abeleven 繼任 1 個月</i>	Johannes Steenkool	Tanliongko	Lihoecko	林春哥 (Limtsoenko)	K.R.B. 734, 315 1718.06.03 至 1719.06.01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備註
1719	Arnoldus Abeleven	Johannes Steenkool	林春哥	Ongthayko	Liwanko	K.R.B. 735, 430 1719.06.02 至 1720.06.06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0	Arnoldus Abeleven	Dominicus Coedyk	Ongthayko	Liwanko	Kungkeengko	K.R.B. 736, 366 1720.06.07 至 1721.06.05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1	Arnoldus Abeleven	Dominicus Coedyk	Kungkeengko	魏惠觀	陳財觀	K.R.B. 737, 199 1721.06.06 至 1722.06.04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2	Arnoldus Abeleven	Dominicus Coedyk	魏惠觀	陳財觀	王成功 (Ongseenko)	K.R.B. 738, 197-198 1722.06.05 至 1723.06.03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3	Arnoldus Abeleven	Willem de Bevere	王成功	郭春官 (Que Tsoenko)	Litsoeko	K.R.B. 739, 182 1723.06.04 至 1724.06.01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4	Arnoldus Abeleven <i>K.R.B. 741, 253</i> 稱由 Fredrik Lokman 繼任 6 個月	Willem de Bevere	郭春官	Li Tsoeko	Li Tsianko	K.R.B. 740, 271 1724.06.02 至 1725.05.31 美色甘朱 Johan Keuvel (Valentyn IV, 411)
1725	Fredrik Lokman	Jan Abraham van Limburg	Li Tsiangko	陳忠舍 (Tan Tionqua)	王成功	K.R.B. 741, 257 1725.06.01 至 1726.06.06
1726	Fredrik Lokman	Frans van der Gragt <i>K.R.B. 743, 353</i> 稱由 Jan de Koning 繼任 8 個月	陳忠舍	王成功	連祿觀	K.R.B. 742, 341 1726.06.07 至 1727.06.05
1727	Fredrik Lokman	Jan de Koning	陳忠舍	Limjenko	連祿觀	K.R.B. 743, 358 1727.06.06 至 1728.06.03
1728	Fredrik Lokman <i>K.R.B. 745, 352</i> 稱由 Fredrik Julius Coyett 繼任 3 個月又 18 天	Jan de Koning	Lim Inko (Limjenko, Lim Janko)	陳天生 (Tan TienSeeng)	陳進光 (Tan Tsinkong) 又稱 <i>Gouw Tsing Kong</i> ( <i>Gouw Sinkong</i> )	K.R.B. 744, 277 1728.06.04 至 1729.06.02
1729	Fredrik Julius Coyett	Abraham Troeff	陳進光 又稱 <i>Gouwsingkong</i>	陳天生	吳元光 (Gouw Goankong)	K.R.B. 745, 357 1729.06.03 至 1730.06.01
1730	Fredrik Julius Coyett <i>K.R.B. 747, 754</i> 稱由 Justus van Breda 繼任 1 年	Abraham Troeff	吳元光	Kung Tsiangko	連富光 (Nihoekong)	K.R.B. 746, 625 1730.06.02 至 1731.05.31



年代	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副理事長)	唐人武直述			備註
1731	Justus van Breda	Abraham Troeff	Kung Tsiangko	連富光	Khouwsoenko K.R.B. 749, 985 稱未就任	K.R.B. 747, 759–760 1731.06.01 至 1732.06.05
1732	Justus van Breda K.R.B. 751, 821 稱由 Willem Crielaard 接任 數月	Jan Liefhout	Khoe Tsouwko	Li Hooko	許屬觀 (Khou Tsiocko)	K.R.B. 749, 990 1732.06.06 至 1733.06.04
1733	Willem Crielaard K.R.B. 753, 1031 稱由 Louis Victor 繼任 3 個月	Jan van't Hoff	Hoet Siauwko K.R.B. 751 稱其 連任 K.R.B. 753, 1031 稱由 Oey Somko (任 11 個月)與連元光(Ni Goan Kong, 任 5 個月)繼任	Li Hooko	許屬觀	K.R.B. 751, 826–827 1733.06.05 至 1734.06.03
1734	Louis Victor	Jan van't Hoff K.R.B. 755, 1011 稱由 Nicolaas Munnix 繼任 4 個月	黃箴哥 (Oey Tsomko)	連元光 K.R.B. 755, 1011 作 Niogoanko	陳賞光 (Tan Tsiangko)	K.R.B. 753, 1037 1734.06.04 至 1735.06.02
1735	Louis Victor	Nicolaas Munnix	連元光	陳賞光	陳振光 (Tan Tsinko) K.R.B. 757, 651 稱由黃燕觀 (Oey Eengko) 繼任 4 個月	K.R.B. 755, 1017–1018 1735.06.03 至 1736.05.31
1736	Louis Victor K.R.B. 759, 482 稱由 Fervaas Geursen 繼任數 個月	Nicolaas Munnix	黃燕觀 K.R.B. 759, 482 稱卒於任 內	連蓮光 (Niliengkong)	Tan Hoeko	K.R.B. 757, 655 1736.06.01 至 1737.06.06
1737	Fervaas Geursen K.R.B. 761, 660 稱由 Zacheus Stoesak 繼任 3.5 個月	Nicolaas Munnix	連蓮光	TanHoeko	李驛觀 (Li Jaco)	K.R.B. 759, 487 1737.06.07 至 1738.06.05
1738	Zacheus Stoesak	Nicolaas Munnix	李驛觀	連捷光 (NiTsietkong)	黃燕觀	K.R.B. 761, 664 1738.06.06 至 1739.06.04
1739	Zacheus Stoesak	Nicolaas Munnix	黃燕觀	連捷光	黃恭使 (Oey Kionko)	K.R.B. 763, 838 1739.06.05 至 1740.06.02
1740	Zacheus Stoesak	Nicolaas Munnix K.R.B. 768, 488 稱由 Pieter Donker 接任	黃燕觀	Nikoeko	王寬使 (Ong Khoangsay)	K.R.B. 765, 539 1740.06.03 至 1741.06.01
			K.R.B. 768, 488 稱由 Johannes van Hoogstede, Roeland Blaas 與 Gabriel van Gheeren 接任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迷			備註
1741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ohannes van Hoogstede	Roeland Blaas	Gabriel van Gheeren	K.R.B. 768, 493 1741.06.02 至 1742.06.04
				K.R.B. 770, 782 稱由 Samuel Muyssaart (任 8 個月)與 Jan Christiaan Borneman (任 4 個月)繼任		
1742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ohannes van Hoogstede	Samuel Muyssaart	Jan Christiaan Borneman	K.R.B. 770, 787 1742.06.05 至 1743.05.30
1743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ohannes van Hoogstede	Samuel Muyssaart	Jan Christiaan Borneman	K.R.B. 772, 27 1743.05.31 至 1744.06.04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迷	爪哇人武直迷	唐人武直迷	備註
1744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an Francois Bavallet	Achmat Babandam	Jouw Tsoenseeng	K.R.B. 773, 390-391 1744.06.05 至 1745.06.03
			Jan Christiaan Borneman	Abdul Cahar Hoeloenoe	Lie Piauwko	
1745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an Francois Bavallet	Achmat Babandam	Jouw Tsoenseeng	K.R.B. 775, 336 1745.06.04 至 1746.06.02
			Dirk Daniel Dalens	Abdul Cahar Hoeloenoe	Lie Piauwko	
1746	Evert Christoffel Lanius	Pieter Donker	Jan Francois Bavallet	Achmat Babandam	Lou Saenseeng	K.R.B. 776, 295 1746.06.03 至 1747.06.01
			Dirk Daniel Dalens	Daing Mabella	Lie Piauko	
1747	Jacob van der Wayen	Pieter Donker	Reynier Harmensen	Achmat Babandam	Lie Piauko	K.R.B. 777, 379 1747.06.02 至 1748.06.10
			Willem Thorntan	Dayeeng Mabella	林椿觀 (Lim Thoenko)	
1748	Jacob van der Wayen	Roeland Blaas	Reynier Harmensen	Daing Mabella	林椿觀	K.R.B. 778, 123 1748.06.11 至 1749.06.02
			Willem Thornton	Mochamet Jale	黃燕觀	
1749	Jan Francois Rijnjak	Roeland Blass	Jacob Bottendorp	Mochamet Jale	林椿觀	K.R.B. 779, 161-162 1749.06.03 至 1750.06.04
			Benjamin de Bruyn	Abdul Gafoer Babandam	黃燕觀	
1750	Gerard van Branduys van Blok	Pieter Bakker	Jacob Bottendorp	Abdul Gafoer Babandam	王應使	K.R.B. 780, 257 1750.06.05 至 1751.06.07
			Benjamin de Bruyn	Soeta Wangsa	陳疏觀 (Tan Sauko)	
1751	Warmold van Maneil	Christiaan Willam May	Benjamin de Bruyn	Soeta Wangsa	陳疏觀 (Tan Souko)	K.R.B. 781, 173 1751.06.08 至 1752.06.01
			Reynier Christiaan Tiele	Abdul Gami	Lim Ni. Enlo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爪哇人武直述	唐人武直述	備註
1752	Warmold van Maneil	Willem Schrader	Reynier Christiaan Tiele	Soeta Wangsa	陳疏觀	K.R.B. 782, 125 1752.06.02 至 1753.06.04
			Theodorus Muller	Bakti	郭賀觀 (Que Hoko)	
1753	Warmold van Maneil	Willem Schrader	Reynier Christiaan Tiele	Soeta Wangsa	陳疏觀	K.R.B. 783, 318 1753.06.05 至 1754.06.30
			Theodorus Muller	Bakti	郭賀觀	
1754	Reynier de Klerk	Willem Schrad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Que Honko	K.R.B. 784, 509 1754.07.01 至 1755.06.05
			Theodorus Muller	Bakti	林釵哥 (Lim Theeko)	
1755	Johan van Jelsinga	Theodorus Mull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林釵哥	K.R.B. 785, 345 1755.06.06 至 1756.06.17
			Noach Boucquet	Bakti	Lu Hako	
1756	Johan van Jelsinga	Theodorus Mull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林釵哥	K.R.B. 786, 178 1756.06.18 至 1757.06.09 (連任 1 年)
			Noach Boucquet	Bakti	Lu Hako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武直述	爪哇人武直述	唐人武直述	穆斯林武直述	備註
1757	Pieter Wenlink	Theodorus Muld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Lu Hako	Mochomet Nina	K.R.B. 787, 104-105 1757.06.10 至 1758.06.08
			Noach Bouquet	Bakti	陳巧郎 (Tankalong)		
1758	Pieter Wenlink	Theodorus Muld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Lu Hako	Mochomet Nina	K.R.B. 788, 87 1758.06.09 至 1759.06.07
			Noach Bouquet	Bakti	陳巧郎		
1759	Nicolaas Laurens van Engelsdorp	Teodorus Muld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陳巧郎	Mochomet Nina	K.R.B. 789, 104 1759.06.08 至 1760.06.02
			Willem Welborn	Bakit			
1760	Nicolaas Laurens van Engelsdorp	Tehodorus Mull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Lu Hako	Mochamet Lebe	K.R.B. 790, 488-489 1760.06.03 至 1761.06.01
			Willem Welborn	Bakti	陳巧郎		
1761	Nicolaas Laurens van Engelsdorp	Tehodorus Muller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施華觀 (Sie Huako)	Mohamat Lebe	K.R.B. 791, 472 1761.06.02 至 1762.06.07
			Willem Welborn	Bakti	陳巧郎		
1762	Nicolaas Laurens van Engelsdorp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Johannes Pinket	Badjar	王懿光 (OngIngkong)		K.R.B. 792, 166 1762.06.08 至 1763.06.06
			Frans Cornelis Bostelman		吳文觀 (Gouw Boenko)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 武直述	爪哇人 武直述	唐人武直述	穆斯林 武直述	備註
1763	Nicolaas Laurens van Engelsdorp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王懿光	Mochamet Lebe	K.R.B. 793, 153 1763.06.07 至 1764.06.04
			Cyprianus van Steenis	Badjaer	吳文觀		
1764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Johannes Pinket	Soeta Wangsa	王懿光	Lebe	K.R.B. 794, 159 1764.06.05 至 1765.06.03
			Cyprianus van Steenis	Badjaer	劉成光 (Louw Sengking)		
1765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Johannes Pinket	Badjaer	王懿光	Abdulla Dauot	K.R.B. 795, 140 1765.06.04 至 1766.06.02
			Cyprianus van Steenis	Djenal Babandam	劉成光		
1766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Johannes Pinket	Badjar	王懿光	Abdulla Dauwt	K.R.B. 796, 273 1766.06.03 至 1767.06.01
			Caret Roos	Djenal Babandam	吳樹觀 (Gouw Sieuko)		
1767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王懿光	Jaffer Babandam	K.R.B. 797, 539 1767.06.02 至 1768.06.01
			Arnoldus Jens		吳喜觀 (Gouw Hieko)	Mochomet Nina	
1768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王懿光	Jafer Babandam	K.R.B. 798, 428 1768.06.02 至 1769.06.05
			David du Jeu de la Longue		吳喜觀	Patan Mochomet Nina	
1769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Michiel Jacobus Steuphaa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王懿光	Jafer Babandam	R.B. 1048, 519 1769.06.06 至 1770.06.11 (連任 1 年)
			David du Jeu de la Longue		吳喜觀	Patan Mochomet Nina	
1770	Thomas Fredrik Wannemaker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黃郡觀 (Oey Kinkong)	Machamat Japar Babandam	K.R.B. 800, 153-154 1770.06.12 至 1771.06.10
			Jan van der Hiel		高根觀 (Ko Kinko)	Pathan Mochmat Nina	
1771	Jan Arend Meyer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黃郡觀	Japhar Babandam	K.R.B. 801, 195 1771.06.11 至 1772.06.03
			Jan Sybrandus Braak			Mochomet Nina	
1772	Jan Arend Meyer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高根觀	Japhar Babandam	K.R.B. 802, 295-296 1772.06.04 至 1773.06.08
			Jan Sybrandus Braak		Khouw Sanko	Mochomet Nina	
1773	Louis de Fellietaz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唐偏舍 (Tiung PiEnKo)	Japher Babandam	K.R.B. 803, 322 1773.06.09 至 1004.06.06
			Jan Sybrandus Braak		林漢丹 (LimHantan)	Mochomet Nina	
1774	Pierre Jean Louis de Fillietaz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唐偏舍	Japhar Babandam	K.R.B. 804, 202 1774.06.07 至 1775.06.07
			Hans Hendrik Hugo		林漢丹	Mochomet Nina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 武直述	爪哇人 武直述	唐人武直述	穆斯林 武直述	備註
1775	Pierre Jean Louis de Fellietaaz	Jan Hen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Gusti Barak	唐偏舍	Japhar Babandam	K.R.B. 805, 195 1775.06.08 至 1776.06.13
			Hans Hendrik Hugo		林漢丹	Mochomet Nina	
1776	Jan Vermeulen	Jan Fredrik Leps	Leendert Goosen	Nahim Baktie Naja Widjaja	陳富老 (Tan Hoelo)	Japhar Babandam	K.R.B. 806, 398 1776.06.14 至 1777.06.02
			Johannes Doens		高永老 (Koinko)	Mochomet Nina	
1777	Jan Vermeulen	Johannes Doens	Dirk Willem Hendrik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Babandam	K.R.B. 807, 588-589 1777.06.03 至 1778.06.01
			Carel Fredrik Engel		高永老	Mochomet Nina	
1778	Jan Vermeulen	Johannes Doens	Dirk Willem Hendrik Smissaart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08, 789 1778.06.02 至 1779.05.31
			Johan Christiaan Balthazar Reenier		黃綿舍 (Oey Biankong)	Mochamat Nina	
1779	Jan Vermeulen	Johannes Doens	Dirk Willem Hendrik Smissart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09, 554-555 1779.06.01 至 1780.06.07
			Johan Christiaan Balthazar Reenier		黃綿舍	Patan Mochamat Nina	
1780	Adriaan Boetses	Johannes Doens	Jacobus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0, 510-511 1780.06.08 至 1781.06.20
			Johan Christiaan Balthazar Reenier		黃綿舍	Patan Mochamat Nina	
1781	Adriaan Boetses	Johannes Doens	Jacobus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1, 666-667 1781.06.21 至 1782.06.13
			Johan Christiaan Balthazar Reenier		黃綿舍	Patan Mochamat Nina	
1782	Adriaan Boetses	Johannes Doens	Jacobus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2, 428 1782.06.14 至 1783.06.05
			Jacob van Alten		黃綿舍	Patan Mochamat Nina	
1783	Arnoldus Constantyn Mom	Jacob van Alten	Jacob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富老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3, 357 1783.06.06 至 1784.06.07
			Michiel van Learmen		黃綿舍	Patan Mochamat Nina	

年代	理事長	副理事長	歐洲人 武直述	爪哇人 武直述	唐人武直述	穆斯林 武直述	備註
1784	Arnoldus Constantyn Mom	Jacob van Alten	Jacob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黃綿舍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4, n.p. 1784.06.08 至 1785.06.06
			Fran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泌生 (Tan Piseeng)	Patan Mochamat Nina	
1785	Steeven Paelman	Jacobus van Alten	Jacobus Prius	Nahim Bacht Naja Widjaya	陳泌生	Japhar Djenal Babandam	K.R.B. 815, 736-737 1785.06.07 至 1786.06.28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水觀 (Tan Soeyko)	Patan Mochamat Nina	
1786	Heeran Coelman	Jacobus van Alten	Jacobus Prius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泌生	Patan Mochamat Nina	K.R.B. 816, 865-866 1786.06.29 至 1787.06.07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水觀	Mochamat Pridan Toisalette Babandam	
1787	Cornelis Sinkelaar	Jacobus van Alten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Naim Bakti Naya Widjaya	陳泌生	Patan Mochamat Nina	K.R.B. 818, 917 1787.06.07 至 1788.06.09
			Jacob Hakker		陳水觀	Mochamat Pridan Toisalette Babandam	
1788	Cornelis Sinkelaar	Jacobus van Alten	Jacob Hakker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泌生	Patan Mochamat Nina	K.R.B. 820, 783-784 1788.06.10 至 1789.06.18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水觀	Mochamat Pridan Toisalette Babandam	
1789	Cornelis Sinkelaar	Jacobus van Alten	Jacob Hakker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泌生	Patan Mochamat Nina	R.B. 1110, 2185-2186 1789.06.19 至 1790.06.14 (連任 1 年)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水觀	Mochamat Pridan Toisalette Babandam	
1790	Cornelis Sinkelaar	Jacobus van Alten	Jacob Hakker	Nahim Bakti Naja Widjaja	陳泌生	Patan Mochamat Nina	R.B. 1114, 443-444 1790.06.15 至 (連任 1 年)
			Fredrik Gustaaf Wannemaker		陳水觀	Mochamat Pridan Toisalette Babandam	

資料來源：1. R.B.= Net-generale resoluties en -incidenteel- net-secrete resoluties. Grotendeels met inhoudsopgaven. Gedeeltelijk kopie, 1613-1810, Archief v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van Indië (Hoger Regering)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taakopvolgers, 1612-1812, nr. 853-1182.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2. DRB= Jacob Anne van der Chijs, et al, eds.,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1624-1682*, 30 delen (Batavia: G. Kolff, 1887-1931).
3. D.R.B.= Journalen ('Daghregisters'). Grotendeels met inhoudsopgaven en/of alfabetische indices. Minuut, net en kopie, 1640-1806, nr. 2457-2622.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4. Valentyn IV= François Valentyn,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e Gewesten ...*, deel IV/A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 Amsterdam: Gerard onder de Linden, 1724).
5. K.R.B.= Kopie-resoluties van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Gedeeltelijk met inhoudsopgaven, 1637-1791,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1602-1795 (1811), nr. 661-827.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6. 漢文姓名來源：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記〉，頁 15-20；B. Hoetink, "Chineesche Officië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8, 1/2de Afl. (1922), pp. 8-9, 88-95.

附錄二 漢文荷蘭語資料中的武直迷比較

《開吧歷代史記》		荷蘭語資料	
武直迷姓名	就任年	武直迷姓名	就任年
郭郡觀	1690		-
李俊觀	1693	Litsoenqua	1708
魏惠觀	1696	Goey Hoey Kong	1705
王悟觀	1696	Ong Gouko	1689
連祿觀	1699	Nilocko	1715
陳財觀	1699	Tan Sayko	1709
唐敬觀	1702		-
黃應觀	1702		-
邱祖觀	1705		-
許純觀	1705		-
郭昂觀	1712	Que Bauqua	1707
李援觀	1712		-
李裕觀	1715		-
王鞍觀	1715		-
陳忠舍	1714	Tan Tionqua	1725
王成功	1714	Ongseenko	1722
葉敬觀	1718	Jap Keengko	1712
陳天生	1720	Tan TienSeeng	1728
連富光	1723	Nihoekong	1730
王泰觀	1724		-
連元光	1726	Nigoang Kong	1734
林養生	1727		-
連蓮光	1729	Nilienkong	1736
陳進光	1732	TanTsinkong	1728
連捷光	1729	NiTsietkong	1738
吳元光	1735	Gouw Goankong	1729
黃燕觀	1732	Oey Eengko	1736
		Oey Inko	1738
陳賞光	1736	Tan Tsiangko	1734
康政舍	1737		-
許屬觀	1738	Khou Tsiocko	1732
李驛觀	1738	Li Jaco	1737
黃恭使	1738	Oey Kionko	1739
陳振光	1738	Tan Tsinko	1735
王寬使	1740	Ong Khoangsay	1740
蘇俊觀	1742		-
施標觀	1745		-
黃燕觀	1747	Oey I. Enko	1748
林椿舍	1748	Lim Thoenko	1749

《開吧歷代史記》		荷蘭語資料	
武直迷姓名	就任年	武直迷姓名	就任年
陳疏觀	1751	Tan Souko	1750
郭賀觀	1753	Que Hoko	1752
林初光	1755		-
施華觀	1757		-
陳巧郎	1760	Tankalong	1757
吳文觀	1763	Gouw Boenko	1762
王懿光	1763	OngIngkong	1762
劉成光	1766	Louw Sengking	1764
吳樹觀	1766	Gouw Sieuko	1766
吳喜觀	1767	Gouw Hieko	1767
施華觀	1760	Sie Huako	1761
陳彩觀	1768		-
黃郡觀	1771	Oey Kinkong	1770
高根觀	1770	Ko Kinko	1770
胡探觀	1772		-
唐偏舍	1772	Tiung Pienko	1773
林漢丹	1774	LimHantan	1773
陳富老	1775	Lan Hoelo	1776
高永老	1776	Koinko	1776
黃綿舍	1778	Oey Biankong	1778
陳泌生	1783	Tan Piseeng	1784
陳水觀	1784	Tan Soeyko	1785
陳寬觀	1790		
林長生	1790		
陳炳郎	1791		
黃董觀	1792		
戴弘觀	1792		
陳果生	N/A		
吳組緒	N/A		
蘇廣生	N/A		
李淵泉	N/A		
林長秀	N/A		
林懷德	N/A		
沈謙觀	1801		
黃鬆觀	1819		
陳玉郎	1822		
劉瑞瓊	1822		
陳國順	18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附錄一及不著撰人，《開吧歷代史記》，葉 18v-葉 21r。

## 引用書目

## 一、史料文獻

不著撰人，《開吧歷代史記》，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鈔本。（索書號：SINOL VGK 3520 10）

不著撰人，《華人美色甘條例》，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鈔本。（索書號：SINOL VGK 4891 952 1）

Journalen ('Dagregisters'). Grotendeels met inhoudsopgaven en/of alfabetische indices. Minuut, net en kopie, 1640-1806, nr. 2457-2622.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Kopie-resoluties van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Gedeeltelijk met inhoudsopgaven, 1637-1791,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1602-1795 (1811), nr. 661-827. Nationaal Archief, Den Haag.

Net-generale resoluties en -incidenteel- net-secrete resoluties. Grotendeels met inhoudsopgaven. Gedeeltelijk kopie, 1613-1810, Archief v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van Indië (Hoger Regering)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taakopvolgers, 1612-1812, nr. 853-1182. Arsip Nas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Jakarta.

許雲樵校註，〈開吧歷代史記〉，《南洋學報》第9卷第1輯，1953年6月，新加坡，頁1-63。

傅吾康主編，蘇爾夢等合編，《印度尼西亞華文銘刻匯編》，第二卷《爪哇》上冊。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97。

Balk, G. Louisa, et al,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Leiden: Brill, 2007.

Chrijs, Jacob Anne van der, ed.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deel 1, 1602-1642. Batavia: Landsdrukkerij / 's-Hage: M. Nijhoff, 1886.

Chrijs, Jacob Anne van der, et al, eds.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a, 1624-1682*, 30 delen. Batavia: G. Kolff, 1887-1931.

Valentyn, François. *Oud en Nieuw Oost-Indiën, Vervattende een Naaukeurige en Uitvoerige 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 Mogentheyd in de Gewesten ....*, deel IV/A. Dordrecht: Joannes van Braam / Amsterdam: Gerard onder de Linden, 1724.

*Staatsblad van Nederlandsch Indie voor 1818*. 's-Gravenhage: Drukkerij van A. D. Schinkel, 1839.

*Staatsblad van Nederlandsch Indie voor 1819*. 's-Gravenhage: Drukkerij van A. D. Schinkel, 1839.

*Staatsblad van Nederlandsch Indie voor 1828*. 's-Gravenhage: Drukkerij van A. D. Schinkel, 1840.

## 二、近人研究

李東華，〈荷印「華人美色甘」新探——從《華人美色甘條例》看其內涵與性質〉，收入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頁125-145。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2012。

查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以《華人美色甘條例》及其荷蘭文本為中心之探討〉，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海洋史叢書》第2輯），頁305-34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7。

翁頻、水海剛，〈巴達維亞華人孤貧養濟院美惜甘初探——以《公案簿》為中心〉，《歷史教學》2010年第24期（總613期），天津，頁45-49、58。

Buyskes, Arnold Adriaan. *Academisch Proefschrift over de Weeskamer en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en te Batavia*. Leiden: Gebroeders van der Hoek, 1861.

Gall, Heleen, C. "De Weeskamer in Nederlands-Indië 1624-1848: Aspecten van haar Uitsluiting bij Testament." In *Tombola: Acht Rechtshistorische Loten Aangeboden aan J.Th. de Smidt*, edited by Anonymous, pp. 25-39.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1988.

Graaf von Ranzow, C. J. *De Wees- en Boedelkamers in Nederlandsch-Indië*. Amsterdam: J. H. de Bussy, 1909.

Hoetink, B. "So Bing Kong, Het Eerst Hoofd der Chineezzen te Batavia (1619- 1636)."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3 (1917), pp. 344-416.

Hoetink, B. "Chineesche Officiëren te Batavia onder de Compagni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van Nederlandsch-Indië*, deel 78 (1922), pp. 1-136.

Niemeijer, Hendrik 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VOC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of Batavia." In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s in Batavia (Jakarta)*, edited by G. L. Blak et al, pp. 61-86. Leiden: Brill, 2007.

De Weeskamer te Batavia. *Gedenkschrift Samengesteld door de Weeskamer te Batavia naar Aanleiding van haar 300-jarig Bestaan op 1 October 1924*. Weltevreden: Albrecht & Co., 1924.

##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te Batavia*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ha, Hsin<sup>\*</sup>

### Abstract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te Batavia* was a colonial organisa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It was set up in 1640, to handl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hinese and later, all the non-Christians. Based on Dutch sources, the present article sketches its development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discussing its establishment, organisation, regulations, as well as important changes,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re-established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after 1828, as well as *de Weeskamer te Batavia*,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organisation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Keywords:** Batavia, *Het Collegie van Boedelmeesters*, Boedelmeester, administration of deceased property.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151, University Rd., Sanhsia Dist., New Taipei City 23741, Taiwan (R.O.C.);  
E-mail: hcha@mail.ntpu.edu.tw.